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重光作噩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壬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侵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賴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于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鹽榷酤

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爲西蜀常賦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渭南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帝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卽日就道無纖介快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一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卽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

閉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欲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俊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　是日金羣臣上金主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金主初服袞冕命太師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　辛亥帝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若侵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擊之則無不勝矣

癸丑金主謝太廟大赦改元皇統　乙卯金人攻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

萬馬數百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出金人破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　金初定命婦封號西夏請置榷場金主許之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巡其城一帀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與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以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劉錡及于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為殿西向列陳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日莫各解去　丁卯劉錡結陳徐行號令諸軍

占擇地利其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內剽掠不敢舉兵逼江慴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戊辰金人破商州先是右副元帥完顏杲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侵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而遁金人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馬三萬人發行在　金封平章政事完顏昂爲漆水郡王

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金

都元帥宗弼既入合肥諜者報金人已入含山縣漸入歷陽時張俊諸軍已趣裝猶未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遲之曰要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敵勢甚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權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

乃屯兵山嶺閒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餐腐尸噉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于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丙子帝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閒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得乘閒猖獗今韓世

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帝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進集賢殿修撰　淮東宣撫使都統制王德遇金鎮國大將軍韓常于含山縣東擊敗之　戊寅金主詔諸致仕官職俱至三品者俸祿人力各給其半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辛巳直祕閣知泰州王㬇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于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分兵侵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

濠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金椒偃誘篁竹間敵疑不動迫暮引去密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其歸路　癸未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乙酉金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攷異〕遼天祚之死金史無明文以宋徽宗之例推之此時當係追封竊憤錄謂正隆六年大閱兵馬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殊不足信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

于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水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湍湲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柘皋地平金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步軍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逵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敵右隅皆勁騎吾當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敵軍動有一帥被甲

躍馬指畫陳隊德引弓一發飾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塵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百人馬馱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以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昝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攷異）趙甡之遺史張俊之愛妾章氏卽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荅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視書奬諭賜之又拔程敦厚外制集章氏明年

自淑人進封郡夫人今不取　己丑我軍復廬州金人之侵淮也資
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圍
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
文字模將千人守馬家渡及是宗弼酈瓊以輕兵來攻
不得渡而還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
詔嘉奬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百萬斛
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
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
悉力以戰由是朝廷襃嘉之　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
州初金人自柘皋退軍于紫金山濠州守臣王進發書

告急曰已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于朝廷乃爲北軍遊說邪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于進進不從至是金兵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于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金人

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時俊沂中錡俱在廬州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諸軍進退多出于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於諸將亦頗相節制然柘皐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徒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略圍城閉守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是有被略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亦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

兵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
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
金陵楊太尉渡瓜洲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
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孺江東漕
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滙繼至會集于
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于廬州陸路
無夫搬運遂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撥
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
盡去獨俊西兵數百未行　乙巳平旦楊沂中赴張俊
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敵攻濠州甚急俊祕

然失邑復馳騎邀劉錡錡遂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人破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爲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金兵薄城下以雲梯衝梯之屬攻城城土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從翌旦兵馬鈐轄邵宏縋城投拜告以城中虛實金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舍朝服坐于廳

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夷其城而去攷異熊克小紀云濠州陷王進彼殺此據進西隨軍記所云也攷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以貸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甡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迥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

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鋭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鋭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于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

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囘諸
軍聞之以爲令其退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
軍退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
衆　己酉韓世忠以兵至濠州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
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
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
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眞宗詔諸
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
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
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于

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　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　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丁巳劉錡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　戊午金主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

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爲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日　己未金主宴羣臣于瑤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近臣多進詩稱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甲子行營右護軍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于山陽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以僞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夏四月丙子金以濟南尹韓昉參知政事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

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奪其柄至是同獻計于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帝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吏曰姑待岳少保來諭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郎召同入諭令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王辰以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衞檜頗不喜飛被服雍容檜尤忌之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望撥屬御前營內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解所統兵帝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奬諭略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

釁陷于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勳名福祿自終是則
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
蓋有所指也帝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
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
卿等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
如宗弼何必掃除乎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
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且依舊駐劄
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
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　右正言万俟卨試右諫議大
夫　是月慕容洧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卻之

洧憤將益兵入侵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遺洧書勉以忠義略言人心積怨金人咸有歸思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銳保據險阻儲積糧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爲持久計敵必舉兵以攻太尉據兵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獘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勳業寵祿必再見于太尉矣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重兵于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禍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洧自是不復侵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尚書

刑部侍郎　丁未詔韓世忠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月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揔率淮東全軍還駐鎮江府　戊申太常少卿陳桷權尚書禮部侍郎　先是金主如燕京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宗幹從有疾金主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金主親臨問語及軍國事金主悲泣不已及后同往視疾后親與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為宗幹禳疾己酉宗幹薨庚戌金主親臨太史奏戌亥不宜哭泣金主曰朕幼沖時太師有保傅之功安得不哭哭之慟輟朝七日金主還上京幸

其第視殯事及宗幹喪至上京金主臨哭葬之日復臨視之其優禮如此　壬子汪伯彥卒年七十三帝悼之後九日除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錕帛千匹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于饒州後諡忠定　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鎭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爲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帝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入爲監司郡守帶職名甚衆　甲戌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

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　金詔都元帥宗弼與宰執同入奏事　庚寅金行臺平章政事耶律暉致仕　辛巳張俊岳飛在鎮江俊居于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俊亦懼問之何故擐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命卸甲然後見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攻猶有餘力以侵山東爲之歎

服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州飛呼至山陽慰勞甚
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
海州在淮北恐爲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其民于鎮
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兵還鎮江惟
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
南府李興以所部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
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
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
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于朝遂以興爲左軍同統制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爲

萬壽觀使金人始渝盟允世嘗請以舒蘄等五州爲一
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衛諫官方俟髙言允
世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季藩鎭
之迹不可許也及三大將旣罷允世入朝因引疾乞祠
帝謂大臣曰允世勳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illegible]日
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允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
于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允
世旣罷遂寓居永嘉　金有司請舉樂金主以梁宋國
王宗幹新喪不允　甲午金衞王宗強薨金主親臨輟
朝如宗幹喪考異金史本紀作紀王今從宗強傳作衞王是月徽猷閣待

制洪皓在金境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布衣李微齎至
帝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
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　秋七月丁
酉朔翰林學士兼實錄院修撰范同爲參知政事　丙
午金以宗弼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太保都元帥領行
臺如故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
帥府己酉宗弼還軍中　辛亥金參知政事耶律讓罷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疏言樞密副使岳飛爵高
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墮今春敵兵大
入趣飛掎角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

匆卒復還幸諸帥兵力自能卻敵不然則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癸丑帝謂大臣曰飛倡議不修楚州城蓋將士戍山陽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朕何賴焉秦檜曰飛意如此中外或未知也先是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金都元帥宗弼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

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至是飛自楚州歸乃令崗論其罪始定計殺飛矣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淡忌錡與岳飛旅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　己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爲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竝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爲州郡之患　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　八月甲

戌少保樞密副使岳飛復爲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旣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復交疏論之大略謂飛被旨起兵則略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爲者矣自尊大略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乞速賜處分俾就閒祠以爲不忠之戒卨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癸巳川陝宣撫

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
母康氏卒于晉陵帝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
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彥博起復依舊添差
提舉兩浙市船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呼珊迪布祿合
軍五萬餘屯劉家圈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
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于仙人原世將
授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敵收復秦
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
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爲聲援璘閱兵河池以新戰
軍之法毋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

既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更替以鼓爲之節騎出兩翼以蔽于前陳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陳諸將竊議曰軍其殲于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于平原曠野之閒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于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癸卯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誣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先是秦檜欲害憲以及

岳飛乃言憲有異圖佯稱金人侵略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爲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承風旨上變以統制官傅選爲證賁即日以聞張俊行在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爲雄威卒後從范瓊爲右軍統制者是也　甲辰詔宗室緦麻親任環衛官身亾者賜錢三百千袒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及是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利州刺史仲㟤卒至無以斂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㒟請于朝故有是旨　九月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本州帝諭大臣曰此殆上

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秦檜曰弈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恕至涿州為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宗弼將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破泗州以脅和淮南大震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是日金主至自燕京朝太皇太后于明德宮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匹絮三斤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晉來晚到行在時金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以書來朝議遣光遠

社聘而允遠方以贓罪爲監司所按故亟召之翌日允
遠至行在帝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爲拱衛大夫
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遷拱衛大
夫忠州防禦使令與允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
吳璘及金統軍呼珊戰于剡家灣敗之初呼珊與迪布
祿合軍劉家圈呼珊善戰迪布祿善謀二人皆老于兵
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進退
有守謂南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
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上則勝璘以爲然
諸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攻原

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矣卒如仲議璘旣相視
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金人聞之皆笑愈不設
備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率所部
銜枚直進渡河涉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
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臈家城戒
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遁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
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大陰霧旣上嶺列柵乃發
火金人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闘金帥以
馬撾敲鐙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策迪布祿有
謀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肎徑出呼珊恃其百戰百勝與

迺布祿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見呼珊勒兵而出與我軍合壘擊數十合休迭戰敵及三陳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陳前麾軍亟戰軍皆殊死鬭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騎將楊萬膂力過人生擒一千戶詣璘璘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人而遽返邪萬投千戶于地倉遽復上馬入陳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陳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敵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

聽其自便金殘兵果毀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獨不及反將誅之曰此違約束輕犯令者也呼珊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金帥報書以行　癸亥言者請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宜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　右軍都統制吳璘自臘家

城班師初金統軍呼珊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郎曰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府命利州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容貌驗得女眞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江上斂其屍以爲京觀餘皆涅其面于界上放還敵氣大沮涇原經略使秦弼以策應不及致失呼珊遂罷兵柄　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之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西河敵兵行至聾州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于行陳死于兵戎竟不得見吾君矣

遂自刎而死　商州管內安撫使邵隆及金知虢州賈澤戰敗之復虢州　是秋金境多蝗　冬十月戊辰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萬戶通檢戰于寶雞敗之時通檢屯渭北政欲攻拔其城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衆出戰政鼓勇士鏖戰將至日晡五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騎突出陳後山上執幟以招陽爲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勢掩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至金軍乙亥金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侵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鎭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屯淮

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俟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擄柘皋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鎭江府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南人于鎭江民兵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內帖然旣而金兵久不至俟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興時入侵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金欲速和故也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枝屬籍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

四書而逸于江許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乃合三者而一之固無愧于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　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左僕射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攷異岳侯傳日秦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憲雲俱枷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岳雲與飛同白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良久秦檜密遣左右傳請相公略到朝廷別聽聖旨侯既聞宣詔即時前去卻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日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只見四壁垂簾纔坐少時忽見有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略來照對數事相公點頭云吾

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也道罷隨獄吏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赤頭露體各人抍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俟反狀非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卻要反背俟向万俟卨羅振對天盟誓吾無所負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陷忠良吾到冥司與汝等面對衆聞其說羅振並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游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衆人曰既出此題豈不是反也俟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李心傳云此時羅汝楫已不爲御史万俟卨亦未爲中丞其後卨遷中司汝楫遷諫議然汝楫不與此獄傳所云誤也

乙酉虛恨蠻王歷階詣嘉州乞降歷階既犯邊獲寨將茹大猷以去提刑司調兵防扼所費不貲連年不能討大猷因以利啗之去年春歷階款塞求降不許至是復申前請守臣邵博言于宣撫司以便

宜補歷階進武校尉令還大猷等且遺以色帶茶綵命
王士安往促之歷階遣其子阿帕蠻將軍葉遇等送大
猷歸州令右宣校郎知嶺眉縣梁端卽境上波斯神祠
折箭歃血與盟而去歷階歸其出沒鈔掠如故　癸巳
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樞密使英國公韓世忠罷爲橫海
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
世忠不以和議爲然由是爲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
復行世忠乃諫以爲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域外其
閒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
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乎又乞俟北使之來與之面

議優詔不許世忠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閒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是月金人破濠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人所命知陝州鄭賦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使胡世將圖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剡瀆克捷之狀且言臣詢究衆論皆謂璘此戰比和尚原殺金坪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數倍據提刑agr人供金國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臣猥以書生誤膺

亟寄上頼朝廷指授璘等爲國宣力川陜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望優與遷擢以爲盡忠許國之勸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焚蕩敵寨十餘處親率勝兵與薩里干迎敵敵衆敗去致不敢併力趍秦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于陜虢等處攻卻敵寨並皆獲捷牽制敵軍不致併力秦鳳並乞優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奨諭賜世將黃金二百兩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秦州捷剡灣政下隴州破岐下諸屯浩取華同二州入陜府有破竹之勢世將亦遣要約陜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爲內應而朝廷與金約和秦晉之人殊惜之三將歸解嚴第

功于是統制官姚仲王彥向起各落階官仲彥爲華號
兩州觀察使起爲邵州防禦使　十一月辛丑金都元
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
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戶部侍郎
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先是有舉
人獻策于宗弼者宗弼用之于盱眙龜山造舟爲梁引
兵渡入東過臨淮南至六合西臨昭信晝夜不絕至是
軍食不繼士皆飢苦宗弼乃遣毅等與良臣偕來焉
壬寅詔以四立日就行在權宜設位祭五福太乙　乙
巳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金使蕭毅已過

界也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右朝散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乃索之且以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揭此于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　丁未允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㒟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㒟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㒟草奏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頃岳飛進兵于陳蔡之閒乃密通書于士㒟敘其悃愊蹤跡詭祕范同頃爲浙東憲與士㒟通家往還或以他故數日不克見則必遣其屬邵大受往

傳導言語窺伺國論士儇身爲近屬在外則結交將帥在內則結交執政事有切于聖躬望罷其宗師職事庶幾功成中興之業故有是命仍令刑部檢會宗室戚里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條法申嚴行下　己酉金稽古閣火　壬子金寄議使行臺戶部兼工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詔邢具瞻等入見敎等至館帝命工部侍郎莫將館伴時殿陛之儀議猶未決議者以爲兵衞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仗衞恐駭敵情秦檜與知閤門事鄭藻謀之藻請設黃麾仗千五百人于殿廊蔽以帟幙班定徹帷檜然之自是以爲定制時秦檜議誓書

事以爲自古盟會各出意以爲之誓未有意自彼出而反覆變易必欲如其所要者帝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既無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若歸我太后朕不憚屈己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誓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　乙卯御史中丞何鑄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試御史中丞起居郎羅汝檝爲右諫議大夫　丁巳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報謝副使何鑄入辭帝諭鑄委曲致詞事在

必濟又召勛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幃逾十五年幾
于無淚可揮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
竊計天亦默相之言已淚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見金
主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
閱歲滋久爲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親之在上國一尋
常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誠
說之彼亦嘗感動也　戊午金國審議使蕭毅等辭行
時朝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爲界毅辭帝諭
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
文爲虛設　辛酉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兼

知福州張浚爲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免奉朝請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盍諒因事至閩
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爲樞密使浚荅書言敵不可縱
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　是月
詔大金已遣使通和令川陝宣撫司照會係守見存疆
界不得出兵生事招納叛亾　十二月癸酉試尚書工
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尚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
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樞密
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川陝
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子細分畫不得差錯生事至

是又遣將焉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等至軍前二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　是日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畫陝西以劉豫與金元管地界爲準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理寺飛既屬獄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閤門祗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于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以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侵淮西前後受親

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鄜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涖其刑誅憲雲于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于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使人甘心固爭之不聽攷異中興紀事本末作檜曰其事體必須有世忠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朱彝尊謂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今從小紀飛事親至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寧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大歎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以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卒有疾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犯善以

少擊衆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所向克捷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毎調軍食必慼頞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雅歌投壺恂恂如儒生毎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時上下以和議得成爲幸淵聖在金鮮有屑意者金主詔以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令有司賙濟之

金尚書左丞完顏勗奉詔訪祖宗遺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邨以別

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畧咸得其實書成進入金主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旋詔左丞勗暨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一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

徽猷閣待制洪晧在燕山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攜婦隨軍今不復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追擊以復故疆報世讎張浚名動殊方幷問李綱趙鼎安否又言將帥中唯岳飛爲金人所畏胡銓封事其地有之彼亦知中國有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兼巡撫湖北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五 起元黓掩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瑗出外第可依親賢宅　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爲右宣議郎直祕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機務章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

爲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　己亥金主獵於拉林舊作卡流今改河　癸卯樞密行府奏陞天長縣爲軍割盱眙昭信兩縣隸之仍於盱眙縣置榷場　乙巳金命伐高麗　丁未金主至自拉林河　戊申尚書省乞以岳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冤秦檜怒并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　詔陞安豐縣爲安豐軍以壽春霍邱六安三縣隸之　壬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揚祖爲尚書兵部侍郎　金衍聖公孔璠薨子拯襲　二月丁卯金主如

天開閣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初建國公瑗之少也育於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　甲戌金賑熙河路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帝尤所鍾愛　己卯賜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川陜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使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沁南節度使烏凌阿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臺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郵先是詔

宣撫副使胡世將遣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與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檄來言奉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欲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鷄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十里矣二里枉和尚原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即無便使交割之文交割與商議事理不同未審今於何處分界贊謨回牒云陝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何處分界亦

候相見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爾秦六川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爾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爲界剛中曰原言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於大散關立界堠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係爾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戶若爲金人所占委有利害前已具奏未準回降指揮並檢會詳酌速降處分薩里干等前年冬領軍馬五萬攻打和尚

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爲見有備不敢入險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略商州地名洪門芍葯等處本司遣兵擊退去年冬薩里干欲復秦州本司遣兵捍禦薩里干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進攻而退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爲金人所占利害至重望賜詳酌辛卯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地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

原兩處昨自建炎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分界至今來合行係守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戶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屢具論奏請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　丙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係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陞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　戊子金皇子濟安生金主年二十四初舉子喜甚乃告廟大赦自來以命投拄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

百姓軍人並許復故　簽書樞密院何鑄知閤門事曹勛進誓表於金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並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始每春季差人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勛等見金主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

鑄伏地不言慟再三懇請金主命歸館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用修至館傳金主命來晨上殿金主乃許歸徽宗鄭后之喪及帝母韋氏遣鑄等還　初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爲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眞定或大名養濟作逃歸計昉怒遂換中京副留守再降爲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迄不就職　己丑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承務郎洪遵敕賜進

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适弟介德清人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題進讀，帝曰：「是洪晧子邪？父在遠，子能自立，可與陞擢差遣。」帝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爲勝，遂以遵爲祕書省正字，介、适並爲敕令所刪定官。自渡江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月，金改封蜀王劉豫爲曹王。

三月，甲午朔，詔普安郡王朝朔望。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寺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爲普安郡王府教授。

辛丑，金主還自天開殿，大雪。

壬寅，延安郡王出閤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

丙午，金以都元帥宗弼爲太傅。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思中陞充殿前都
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思中代掌
岳飛軍先數日帝諭輔臣曰朕欲面委思中營田之事
倘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
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之費可以少寬民力
若乃規其入以供公上非朕所欲也既又賜思中銀帛
萬匹兩爲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　武安軍承宣
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
副都總管罷從軍　侍衞親軍馬軍都虞候承宣使御
前統制關師古卒於建康府贈昭化軍節度使諡毅勇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還行在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　辛亥詔齊安郡王士㒟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㒟貪殘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㒟於後宮有姻婭之契而於陛下爲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劄慰諭再三以示非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㒟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嘗薦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閒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爲虛文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乃詔都省檢舉宗室干謁禁例行下有犯令

御史臺宗正司按察官劾奏考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㒟欲救解岳飛徧其語浚聞之以告秦檜檜令臺臣言士㒟自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而死今從繫年要錄甲寅太常少卿施坰兼權禮部侍郎　乙卯帝御前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以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溫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於仙人關世將疾命官屬會軍馬錢糧鎧仗文書等召宣諭使鄭剛中至臥內面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敢當世將曰公以近臣出使苟利國家以意可否之請命於朝可也帝初欲擢世將以簽書樞密計聞贈資政殿學士卹典

如執政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袞冕圭寶佩璲玉冊來致冊命其冊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葢十八年於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筈彥宗之子也　戊午修武郎侍衞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金立子濟安爲皇太子　辛酉秦檜等賀帝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洪晧在燕先報太后歸耗帝諭

檜曰喈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喈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　是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涌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迎護梓宮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㒓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黃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參知政事王次翁爲奉迎兩宮禮儀使內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㬇提舉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大理寺丞吳棫　淮康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

駐行宮右護軍馬孫渥卒於興州　丙寅金以臣宋告
中外　丁卯太常少卿施坰權尚書禮部侍郎　戊辰
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韋爱臣
爲惠王祖贈太師安康郡王子華爲德王先是后父安
禮已追封郕王故有是命　己巳封婉儀吳氏爲貴妃
庚午帝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有司定右通直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熺第一舉人陳誠之次之秦檜
引故事辭乃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
賜五品服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
法得黄子淳一人而已　金五鳳重明等殿成　辛未

帝御射殿放合格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鄂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戊寅吏部侍郎魏良臣爲接伴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副之　辛巳知盱眙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太學從之　己丑爲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　詔陞東陽盱眙縣爲軍廢天長軍爲縣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　五月癸巳朔金主不視朝金主自去年荒於酒與羣臣飲或繼以夜

宰相入諫或欲以酒曰知卿等意明日當戒因復飲

乙巳罷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價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黶鎭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棗陽諸場皆以盱眙爲準　丙午增築慈寧殿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

議大行皇后謚曰懿節　辛亥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請

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殿室三間其南爲櫺星門不

立齋舍神廚以地隘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

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

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

之歲附吏部銓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詔

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赴行在奏事時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宗弼因索億年及張中孚

與杜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

士東京留守孟庾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迪

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良使還行在正文郎正民也遲

金主諱改焉　己未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請

嚴禁之帝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自止

辛酉金主宴羣臣於五雲樓左丞完顏勗進酒金主起

立宰臣曰至尊爲臣下屢起禮未安金主曰朕屈己待

臣下亦何害是日盡醉而罷　六月甲子權工部尚書

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集議梓宮既

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

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景德故事權行修

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爲攢

宮按行使人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爲副使　戊辰

何鑄還金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方山原地會都統制

吳璘圖上形勢帝乃詔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見發國

書計議不得擅便分畫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

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

行至江州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數淺原之上徙家

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

田強市民宅其議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

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爲萬世臣子之戒

故有是命　己卯尚書省言金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

高居安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又以御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祕書監劉陶爲使宗賢太宗子時封沂王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秦岷鳳四川經略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秋七月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左奉議郎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望陛下

置行竄逐以中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回鶻遣使貢於金　丙申直祕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川陜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協忠大夫鄆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左部同統制鳳翔府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制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祔懿節皇后神主於別廟　金太傅宗弼乞致仕不許優詔荅之賜以金券給人口牛馬各千駞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

甲辰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宮於昭慈聖獻皇后

攢宮之西北　己酉命有司製常行儀仗自南渡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將躬迎於郊諸王公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爲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諤董治將等先造玉輅及黃麾仗用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　是月金北京廣寧府蝗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復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金從之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衆帝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

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時帝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檝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無聞望初以廖剛薦爲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逮近同之敗自是迹不遑安乃諂合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警報日與儇薄之徒張皇敵勢以爲朝廷自當遷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董其獄亦無一言敘陳偶因報聘之人陛下置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使親舊謄播以爲議獄不合遂致遠行廣坐語人以脫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鑄

長御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祕閣並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右宣議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勒停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金人來取家屬願以浸敵爲言至是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帝令內侍許公彥往閩中迎之恬虛中子壻也與其族謀欲留師瑗一子爲嗣守臣顯謨閣直學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溫陵而身赴行在邁遣通判事二人入海邀之言於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貝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

去己而師援至行在上疏懇留秦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乃賜黃金百兩焉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使王庶卒於道州許歸葬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上賀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金復封太宗子呼魯爲王鎮陝西　壬辰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閤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爲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報謝副使　己卯帝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

者無非真珠瓔瓔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
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侈心一開則
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師子猫
兒帝亦令搜訪與之帝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
何憂哉帝又曰聞金皇后擅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
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其珍珠裝被追集繡婦至數
千人后日要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耶
辛巳帝奉迎皇太后於臨平鎮初后既渡淮帝命秦
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迎於道至是親至臨平奉
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帝初

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懽呼聲振天地時宰相秦檜樞
密使張俊大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衙管
軍從帝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
前曰此爲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虛月　王
午皇太后還慈寧宮太后聰明有遠慮帝因夜侍慈寧
語久輩以順太后意太后令帝早臥且曰冬月宜早起
不然恐妨萬幾帝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帝
乃退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諤等
十二人皆遷官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丙戌
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戊子帝服黃袍

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　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寓於龍德別宮以故待漏院為之在行宮南門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梓宮之禮或請姑寓僧坊太常少卿王賞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處宣和內禪退居龍德今宜綿蕝倣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服賞曰訃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事者當服改葬緦而已梓宮既入境則承之以槨命有司預置衮冕翚衣以往及是納槨中不改斂用安陵故事也　是日朝廷荅金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　川陝宣撫副使鄭

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略使兼知成州王彥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劃陝西餘地金人遣直祕閣朝奉郎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關爲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爲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荊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渝盟之後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郎收復終不肎去至是割界金人以隆爲陝西節度統制司統制隆怏怏不已嘗密遣兵爲盜以刼之秦檜怒久之以

隆知辰州　自議和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興沿流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緜劍潼金洋利閬西和州大安軍興元府及房州之竹山縣興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州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有奇西和劍三千而嬴緜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二千而嬴潼川千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五千計興州境內爲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爲二千而嬴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成州四千六百三十

人照應秦州道路鳳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之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興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略也　九月庚戌朔帝行奠酹梓宮之禮　壬辰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子姪壻天水郡公子俸　癸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帝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饗之交鄰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

也帝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伏侍及啓手足
又與淵聖呼當時御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啓殯
其思慮淺遠如此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
王孟忠厚為樞密使時秦檜當為山陵使而不欲行故
用忠厚　金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
參知政事万俟卨就驛伴宴　戊戌詔奉慈寧宮錢二
十萬緡帛二萬一千匹綿五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
十六碩　辛丑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指斥大金尚慮
行移之間或有違誤理宜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
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

書報之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有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顧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㴱恩其詞給事中直學士程克俊所草也　乙巳少保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冀國公秦
檜爲太師封魏國公　金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劉
筈奉國上將軍禮部尚書完顏宗表來丙午入見　戊
申新玉輅成　詔金國誓書藏內侍省　參知政事王
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錢愐
副之　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
郎　甲寅奉國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金
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改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中書舍人楊愿兼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爲例先是金人求眞珠鞁鞁等物秦檜以誓書不載乞使乃諭盱眙軍令錄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企令具奏達俟遣彥良出使附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　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帝緦服祖奠於龍德宮吉服還內　冬十月乙丑詔中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梓宮未還故輟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之禮故舉行焉

丙寅權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於會稽永祐陵懿節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畝竝林木爲錢三千八百緡有奇其後昭慈永祐二攢宮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以紹興府當輸內帑錢供其費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丁丑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戊寅追封皇太后曾祖贈太師惠王韋順臣爲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爲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爲兗王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爲陳魯國夫人　庚辰省鎮江府沿江

安撫司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揚國公　癸未詔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皇太后生辰燕於慈寧宮始用樂上壽　是月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司卒居綿閬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爲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剛中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　十一月己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赦恩

封和國公　癸巳太傅樞密使益國公張俊爲鎮洮寧武泰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思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帝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故有是命

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　乙未檢校少保

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宋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有之自存中始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解元為保順軍節度使錄迎扈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　己亥詔大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　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為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校射則以為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內諸司地為之在皇城司北　和衆輔國

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揚國公劉光世薨於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賻銀絹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上臨奠謚武僖光世晉貴其爲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以此咎之（攷異光世乾道八年追封安成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鄜王熊克小紀載光世薨今年正月葢林泉野記之誤而克又因之）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爲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故有是命　甲寅金平章政事漆水郡王完顏昂薨追封鄆王　辛酉言者請復武舉詔送兵部庚午禮部請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爲額　太常博士

劉爍請隨宜修創禖壇事下禮部後築於臨安府城之東南　壬申金主出獵逾旬始還宮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爲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戍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二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　甲申金太子濟安薨濟安之病也金主與后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是夜薨謚英悼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